

程

出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相臺岳珂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肅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



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  
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  
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  
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  
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徐具申御史臺乞  
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  
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  
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中  
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為首  
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

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 詢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  
凜凜有生氣余北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  
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  
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  
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  
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  
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  
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



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 聖主不得聞其  
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  
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廢宗廟  
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  
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  
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  
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  
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 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  
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  
誤吾 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 熙

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  
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  
壅蔽人未敢議它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  
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  
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  
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  
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  
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恩而不察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

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 東朝所以尊 人主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 人主察孤臣之盡忠 欽聖知忠言之有補 毋慈 子孝 主聖臣直此 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 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 主上念 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



瑾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  
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  
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瑾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  
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  
蓋與此互見始末訾謏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墮不自悔云

### 八陣圖詩

瞿唐滌潏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  
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歸然歷千古獨  
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

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  
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  
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  
鄰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  
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  
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  
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  
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竒公所壘當時二  
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  
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與往來透玉趾笑



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骨胃江頭風波幾劇蕩  
斷岸奔峯俱披靡陽侯麀戰三峽怒祇此細石吹不  
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矻矻何  
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竒癩見之斂袂  
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振抵君不見  
風后英謀儘竒詭龕定蚩尤等蜉蟻漢大將軍親閱  
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羗茸茸落  
牙齷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  
著雙手建公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  
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

狝猴坐御床孰眎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蹠穿膝暴秦  
玉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  
地淋漓流血髓心隨羨它安晉温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蠶  
八年嫪戀心肥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  
髮離離未心浴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二矩  
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  
龍洎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合是愚者蔽此圖  
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爲前距狄笑之制  
勝於茲亮其豈尔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



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宸可憐阿任財女  
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  
江米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為於此  
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離犯淮泗 陛下  
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  
黍直射六日步虜戶蔽江一千里哀哉猢猻太癡絕  
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洗  
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聞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  
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

風竒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迺翁醉醒聊作竹  
枝曲乞與欵乃歌巴耆重喻三嶋人 靖康初為祠部  
外郎偽楚之俗集議祕省簪弁恠帽喻獨捫其鄰曰  
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  
十四卷它詩文嶮恠絕皆稱是劉後溪先祖實序  
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總司緡  
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前宣臺檄余往  
時銜旗深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



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  
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  
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  
獨餘軍學宣聖一殿歸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  
廷玉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  
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舳舻幾入水  
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  
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而高城不甃址以  
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廳事後有屋三楹  
榜曰金蘭堂方積筭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

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  
衙宇耳虜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  
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旣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爲之潛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  
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  
錡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  
之人旦莫給飯二盂沃以炊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  
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聲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  
近地多智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



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及余暍甚不復能勺  
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  
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  
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  
不懾者爲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  
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上石甃洞作兩  
門中爲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  
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丁笈中以歸殿

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  
今和州土碼碯也和之產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  
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  
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  
出隱柱而觀燁然晃晃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  
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  
龜碇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  
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  
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  
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聞郭



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 二將失律

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墜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弃而奔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

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攻塗自蘄縣歸入城少



憩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  
屋者皆築石以投入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字董者  
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豐端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衆之  
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  
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  
柰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  
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斃之俊邁有二馭者忘  
其名實在旁不能挾泣而逃虜旣得俊邁折箭爲誓

啓門以出二將猶勦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  
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  
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  
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旣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  
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它日 朝廷欲勿行  
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  
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  
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  
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聞  
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請湘



湖間意浪熄矣居亡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即  
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  
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寃丘樞訊焉  
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  
之弟僕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知  
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  
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  
不如姑已僕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  
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奔市從者  
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

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揚  
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  
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愧  
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僕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沒入之僕蓋  
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  
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中  
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一  
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  
課履一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



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  
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鞠賊罪兼旬而竟僅  
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俊  
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追莫可致  
詰倪倬僕皆棣杲杲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  
溢進不知量墮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四

程史卷第十五八則

相臺岳珂

淳熙內禪頌

中興三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  
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  
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  
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  
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  
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  
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躋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  
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 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  
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  
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  
絕今古焜燿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步用艱犬羊外陵  
狗鼠內訌民罔莫居皇綱就淪惟我 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灑掃函夏復壽 炎籙  
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  
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 壽

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改慮 我則闡之俾益  
光 聖治無所事改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  
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 我與問寢明星在天 我  
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  
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爰釋 大位 高宗神  
孫伊我 聖子 我是用禫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  
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槽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  
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  
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  
是仍亦以授禹由妣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



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  
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降水滋傲才者十  
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  
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  
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  
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  
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  
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  
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  
易唐媯變而妣惟械于位塵塵釋厥負乃若爲天子

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旣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

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

今宏休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

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

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

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



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瀾之奔其不  
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  
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  
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  
惟千泯泯焚焚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  
視我 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宵嚴 彤  
廷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

寶界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盍居乃功釋焉不居惟 壽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  
孰發之念我 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  
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  
繫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閑閑 聖  
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  
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孔艱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  
其酋旣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毋刻



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  
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  
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  
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  
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禫于華華逮陟方俾夏  
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  
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

孰如我皇惟德崇崇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皇上治  
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斁萬姓謳歌于室  
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  
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  
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  
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  
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



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詐敢謂能文然所述 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者隨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甚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下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

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竒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太息等語嘗游 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爲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荊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

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爲條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臣尚不忘其父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爲上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至色愀然亟命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



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  
厭之縮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縮操心頗僻  
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  
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  
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  
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  
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  
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且魚腹  
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  
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  
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  
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  
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  
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此所欠  
作不克



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  
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  
者莫加焉目曰劔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  
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  
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  
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  
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  
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  
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  
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鞠萬物一橐籥孰可

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沐  
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  
其用弗可一陽將萌豈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鄉祖洽來  
餉軍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  
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  
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旣而  
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蓋



方晉未艾也

欽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  
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  
訃聞 朔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鳥號之痛任元受  
時為下僚率中原搢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  
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  
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闋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駟哀  
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  
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

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  
請上帝矧茲二紀在茲 兩君義不戴天扣九關而  
無路禮應投地庶十 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  
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  
深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  
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  
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聖慈三靈為右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



此二疏  
其奇  
偉讀之  
令人感  
泣真可  
謂筆端  
有口者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  
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水脫羣生於塗炭皇  
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縷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  
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踈迹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  
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為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  
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  
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述以奠

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  
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脩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  
士第為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  
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  
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醮敬子  
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客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  
為師措詐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



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  
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啓閉  
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  
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乘  
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  
遁去城闔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 詔  
免所居官敬子旣歸躬鋤耨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  
今彛制爲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  
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 嘉定辛  
未 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 朝懼越其分請  
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  
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陽敬子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  
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  
乃在山上驛書聞 朝廷 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  
燕兵端釁日侈 上心向闡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  
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



復作輟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  
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  
實以不害聞 天意遽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  
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  
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爲  
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媵阿患得之心蓋已  
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隸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  
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

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推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恣適真以爲  
卧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  
過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  
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  
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爲隨軍漕  
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  
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爲不誣也倬旣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瀟傳師爲法曹好譴適  
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  
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  
錢東巖之門不佞佞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  
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第十五終



